



正面的告白

高余洲

還是那一套，先解釋一下為何自己能僥倖地攀進海杏的篇幅裏。自問才疏學淺，文筆亦差人，老編之所以找到我頭上，原來是因為我的一串經歷——從社會大學跑回真正大學的體驗。

普遍來說，僑生的年齡都比本地生大，部份原因是制度上的差別，而不少僑生都曾領略過社會大學的滋味。本來資格比我老，經驗比我豐富的老同學多的是，我在這裡只能主觀地寫出個人的感受而已。

大概是五年前吧，從中學的「填鴨籠」裡伸頸眺望，發覺「中大非吾願，港大不可期」，加上家境之貧困，眼前就只有就業的一條路。適逢經濟蕭條，找一份好的工作並不是一件易事，尤其是以一個黃毛丫頭似的中學生。雖然以前亦嘗半工讀之磨鍊，但對於這屬於「大人」的世界始終有點不知所措和陌生。記得我第一次認識這「大人世界」醜陋的一面是父親還在世時，自己剛踏上中三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當時家境還算不錯，最快樂的莫過於過年時，父親的朋友群至拜訪，那些紅包簡直令我陶醉得可以。好境不常，工廠因一場火災而告倒閉，那些「大人」從此不復見，誇讚的話語亦不復聞，我真懷疑自己的耳目，他們竟然能絕情得如此「瀟灑自如」，不留絲毫自疚歉意的痕跡。

好不容易才熬過了中學階段，幸運地找到了一份頗為安定的職業，就是當公務員。一般來說，除

非表現極差或犯了罪，開除的機會是微乎其微，相對地，升職的機會亦頗渺茫。學歷及年資是一大絆腳石，在已成定局之情形下，便產生了「但求無過，不求有功」之念頭，只望每月薪金自動轉帳及調整，平平穩穩地走完人生路程。讀書是求學問，做事是求薪金，兩者有著一個共通點，就是愈多愈好。尤幸這「鐵飯碗」的銅臭味並不濃，「拍馬屁」的情形比工商界略為少見，故若胸懷巨抱，希望登躍龍門出人頭地之心願，在政府部門裡並不會有很多一展所長的機會。

我常羨慕年紀比我輕的朋友，他們有著不懂人情世故的權利。在同學中，他們可以自由選擇合得來的，然後排斥所討厭的；他們可以隨意地運用面部肌肉，不悅、歡樂、仇恨和悲哀等都可毫不保留地盡情表達出來。而當被套上「該懂事」的帽子後，對各種發自內心的表情便要加過濾，選擇一絕對適當的時機，恰當地表露出來。

什麼叫做「圓滑」？我把它解釋為善意的虛偽，而惡意的假裝，則應稱之為「狡猾」。從剛踏上社會里程第一步開始，腦海中便已被灌輸了圓滑的好處，對處世問題亦會加以剖析，只知道我不可得罪任何人，更不能隨便的拒絕別人，因這樣會替自己帶來日後的不便。從親身之體驗，發覺一般人都害怕吃虧，可能他們以前曾飽受風霜，對利人害己之行爲已不感興趣，而採觀望的態度。我却認爲吃

虧並不要緊，在乎是否值得。若能改變一般人所持的觀望態度，作為第一個走進圈子裡的人，深信圍觀者當中，必有因良知而尾隨而入，圈內的人便逐漸比圈外的人多，最後圈外的人便寥寥可數。但我常奇怪為什麼圈外永遠會有離群者站著？每次我都只能對自己說：「大概又是受不同背景的影響吧！」真的，我頗相信背景的影響，命運的支配。試想若我家道一直暢順，很可能已成為二世祖一名，或在某名校買了一個學位，而不致改變了自己學醫的動機。起初，從醫是希望有一份安定而高尚的終身職業，那文憑比一百萬元的支票還貴重；後來，發覺自己的觀念錯誤，我絕不能說因我以前吃過多少苦，他日應享回多少樂。多少人一生只知苦困，多少人在黑暗中渡日，而您（自己）現在有機會有能力去幫助真正患難的人時，您能忍心為自己的新車、新別墅而將他們更推至痛苦的深淵嗎？對，您心中一定在笑著說：「嘿！新鮮人一定是滿懷抱負，意氣風發，理想多多，現又走著我的舊路，看您能堅持多久?!」不錯，我自己內心曾矛盾地對峙了一個時期，我不敢肯定自己能達成此理想，會否因物質的利誘而改變了此原則，所以不敢隨便向別人傾訴，是怕他日不能兌現時受到朋友的責罵。現在我却膽敢把它白紙黑字地寫下，是希望這能成為自己意志動搖時的一大支柱，一股足夠將自己反省過來的壓力，貫徹始終，跟隨「圈內」的前人。

我並無宗教信仰，但我相信命運編排著一幕一幕的人生話劇，有喜有悲，每個人都是主角。從呱呱落地時開始，您已加入了此劇團，只是您永遠不知道下一幕的劇本。身為億萬主角之一的我，絕不會守株待兔，聽天由命。因我相信雖然好像已成定局，但若朝著光明而奮鬥，命運是可以改變的，也就是說，劇本是可以改寫，否則的話，必永遠淪為悲劇的角色而已。

在工作上我總算一帆風順，這可歸功於我的「圓滑」和肯吃虧。可能很多人因討了我的便宜而在背後自形得意，我對此並不介意，只要我是自願的。當時我常回想起求學階段時之苦樂，悔恨為考試而讀書，荒廢了光陰，我更嚮往大學那種為學問而

學問的精神。四年來，我一直在唸夜校，只求不與書本疏遠；我始終有一種感覺，我是有機會進修的，即使是三十歲。說它是命運的安排吧，去年我獲悉兩年後家境會因哥哥的畢業而好轉，在母親及兄長極力游說和鼓勵下，我便計劃投考醫學院，一條漫長的旅程便開始了。

無可否認，學生生涯是純樸得多，雖然在北醫這怪環境下，偶亦有因將來分發而明爭暗鬥，但他們頂多只是把筆記考古獨攬終身，不致出計陷害，踩低別人來墊高自己。其實他們幫忙是人情，不幫忙是道理，又何必怨恨？比較之下，北醫宿舍已算不俗，深夜讀書，最喜歡便是在走廊徘徊，數著牆角露出之幽光，雖然不能否定燈底下是攬著武俠小說，但還是有殊途而同歸之感。奇怪的是，無論是何時何刻（停電除外），總未碰過燈火全滅之奇景。深夜洗澡也是一樂，六、七十度的熱水，把整天的倦意盡洗掉，哼著心愛的小調，與水聲交織，明天考試被「當」的恐懼亦一掃而空。

對我來說，讀書是比工作辛苦，工作只是將自己的能力以時間為單位來出售，因無需「先上司之憂而憂」，下班後便可回復自由身。讀書則不同，自發地將身心都投入書叢中，不計較逾時工作，甚至夢中亦在抄筆記，但每當疑難被解或獲得新知識時，個中那份喜悅又絕非旁人所能分享。

大學生的生活並沒有像小說電影中的多姿多采，經過老大們的指導，知道學醫之途的艱辛，於是有人提議應先從組織學入門，而另一則推薦生理學，再又有認為解剖學才是真正途徑。相反地，另一群老大則勸您好好地享受這一、二年級，否則大五徒悲傷。一大堆的意見，真是無所適從，只得自己加以協調，選擇最適合自己之方針。

我們同為理想而成為遊子，離開了家園，離開了親友，為了尋求新知及技能，將人生中最寶貴之歲月投資在書本中，無論他日之成果如何，只要我會盡力，便必無愧於心。可以肯定的說，我將會在人生舞台上扮演苦力、農夫，默默耕耘，而不會成為「大軍閥」或悲劇的主角。